

小小说

## 吉先生

聂鑫森

吉先生的名字很奇怪,姓吉,名吉,在中文系开一门很冷僻的课,专讲中国方言,这门课居然很受学生欢迎。第一是因为吉先生的口才好,在语言上有特殊的天赋,他能讲许多种方言,有人说他如果去说相声,定能脱颖而出成为一个大腕。第二是吉先生为人很随和,没有架子,永远是笑眯眯的样子,对生活有一种相当达观的理念。

他业余最大的爱好是逛古玩市场,专找那些小摊子转悠,不时地买回一些小玩意,如印章、印章、玉环、玉佩之类,用行话说他收藏的是杂项。许多年前,他买了一块田黄石,很得意,时刻带在身上,谁谁必拿出来炫耀。看过的人都说这是一块黄玉,不是田黄。他哪里肯信,依旧高高兴兴地让人欣赏。那时,当过他硕士导师的甘辛老先生还在世,说:“人说是假,他自认是真,并以此得到愉悦,正如佛理所称‘境由心造’,一般人是做不到的。”

甘老先生最不满意吉先生的,是他的“述而不作”。课上得好,讲义也写得精审,而且时有新鲜见解,但很少加以整理,形成论文和论著。吉先生在这点上相当固执,他说只要学生听课有所收获,就行了。

吉先生当了好多年的讲师,尔后还是甘辛老先生据理力争,以他在中国方言研究上的权威地位,“内不避亲”,好歹让吉先生升了个副教授。不久,甘辛老先生魂归道山,吉先生在副教授这个职称上就再也没有挪过窝。

吉先生五十有五了。在导师生前,吉先生每周必有一次上门请教。导师坐着,他坚持恭恭敬敬站着。导师故去后,他还是每周一次去向师娘请安,不落座,站着问师娘身体如何、生活如何。

师娘说没见过这么义道的孩子。师娘说:“你老师走前最挂念的是你什么时候升上教授。”

吉先生说:“做学生的很惭愧,辜负他老人家了。”

“他的学生居然还是个副教授,人家不奇怪吗?”

“是奇怪,也……不奇怪。”

师娘叹了一口气。

有一天,师娘忽然从柜子里拿出一大沓讲义稿,里面还夹着一个大信封,上写:给吉吉吉友。

“是你老师留给你的,他让我过几年再交给你,你仔细读读那封信。”

导师在信中说,这是《中国方言溯源丛考》一书的书稿,其中有许多见解取自吉吉平日的言谈,有许多资料是吉吉帮助收集的,希望吉吉整理此书交出版社,可署两个人的名字,以便将来评职称。

师娘说:“你就听一回你先生的话。”

吉先生点了点头。

为整理这部书稿,吉先生花了三年的课余时间。他把那块自认为是田黄的印石,收进一个木匣子里,再也不让人鉴赏。他也没有兴趣去逛古玩市场了,一心一意地整理书稿,补充资料,认真地考订,一字一句地推敲。然后,他把重新抄写的书稿,交给了江南大学的出版社,只署了导师甘辛一个人的名字。但他写了一篇情文并茂的“代后记”,准确地评价了导师一生的学术成就,深情地回忆了导师的音容笑貌以及对自己的教诲和提醒。

书出来后,他恭恭敬敬地把样书和稿费交给了师娘,说:“请您原谅,我没有署自己的名字。其实这本书,老师生前完全可以整理出版的。他为了鞭策我,故意把这项工作留给我来做,以便让我毫无愧疚地署上自己的名字。我感谢他,但我决不能这样做。”

师娘说:“你呀,你呀。”

六十岁的时候,吉吉退了休。如果他是教授,可以干到六十五岁。

退休了的吉先生,没有任何惆怅遗憾之色,依旧是笑眯眯的样子,他觉得他这一生很值。

他现在有足够的空闲时间去逛古玩市场了,而且是和退休了的老伴儿一起去。

儿子去了美国留学,日子真正地轻松下来。

有一次,吉先生和老伴儿在一个小摊子上,买到了一方端砚,上面有铭文,是明代一个稍有名气的画家用过的,开价1000元。

吉先生狠了狠心,砍价到800元。小贩说:“就冲您这眼力,我服!成交吧。”

吉先生的老伴儿问:“是真的吗?”

“那还有假?我就认定它是真的了,谁说也不算。”吉先生说。



游记

## 游蓬源仙

罗祖国

深秋,受朋友邀约,游蓬源仙。

上午,从株洲市渌口区出发,顺着道1815线向南行驶约40公里车程至朱亭镇的马桥村,左拐上亭网省道向东行至约20公里至龙潭镇的小街。大上午,小街的公路旁,在“丹凤宾馆”的木牌指引下,我们一行人入住丹凤宾馆。三层楼的丹凤宾馆简朴、整洁、凉快,虽不够星级,但在这深山沟里,有这样的服务设施,还是很出乎我们的意料。

午餐丰盛,黑山羊肉香浓郁,土鸡味很纯正,小个的鱼鲜嫩,五花扣肉不油腻,蔬菜是宾馆后院采摘的,秋苦瓜、青南瓜、脚踏薯、芋头、萝卜菜……对于天天吃街头买菜的城区人,这些食物的确别有一番风味,可算是家常大餐。

下午,没有具体的景点,大家凭自我喜好自由地在外面闲转,看路口的古樟树,看山里的养蜂人,看土特产,看小市场,看菜园,看水井,偶有喜爱的特产物品,便买点带回家……早计划,晚上好好休息,明早凌晨4点准时出发登蓬源峰,看日出。

凌晨4点,晚风格外清凉,弯钩的新月挂在天空,繁星满天。沿平坦的亭网公路向东行约15公里,靠右拐上山,车在蜿蜒山路向上前行,水泥路的虚面有护栏,车到半山,有无名的小宾馆和小坪,车灯的光在山间无规则地上下左右横扫。快到山顶,时不时地有岔路,岔路口不得不停车辨路。一个多小时的路途颠簸不已,胆战心惊……终于到达坪地。

坪地是一个风力发电机组的基地,风力发电机组嗡嗡的响声不停不歇,微弱月光下,整个人被劲风吹拂着,十数台小车杂乱无章地停在坪地上,空余的位置布满帐篷,这是一个纯粹的野外环境,就连一个小商店和小餐馆也没有……待我们上山,昨天下午上山的游客,夜宿在自带的帐篷里的人已有些骚动,零星的路灯闪着。

东边的天际,已泛起浑浊的白色微光。距坪地的西面约莫30米,高出坪地100余米,便是蓬源峰,在模糊的天幕里,轮廓隐约可见。

沿白色麻石铺就的阶梯登峰,首先通过的是小方亭,名曰“三邑亭”,亭里的电灯光亮照耀着登峰的人们。一路的阶梯向上,曲折蜿蜒,阶梯不宽,只宜单人拾级前行,最陡处,游客也可不凭任何借助物自如地攀登。到达蓬源峰顶,蓬源庙就在眼前,坪地已集聚百十来人,且不断有三三两两的人前来。他们静默地站着,凝视东方的天际,满怀期待。

随笔

## 吃蛋

刘铁建

养鸡成俗,麻鸡遍地,还养鹅,攸县这地方,吃蛋很普遍,很日常,吃法也随心所欲。

想炒就炒,磕几个放碗里,搅匀或不搅匀都行。如果要搅,可以搅前放点盐、喜好的调料,最好再放点猪油,可以添香。炒雪花蛋,尽量少动铲,多放油,这样不会太碎。西红柿炒蛋最好耐得烦,先分开炒,再合炒,两味合一,成了家常菜的经典,百吃不厌。农家菜园摘的西红柿水分足,炒时要注意将汁收干,不然就不香了。也有伴苦瓜炒的,最好用鸭蛋。苦瓜切薄片,焯下水,先炒着,再下蛋,把水炒干,干爽时闻着香气就出锅。

煎也不错。盐稍多点,辣椒多放点,水葱或者蒜苗一放一大把,煎三个荷包蛋,能弄一大碗。再加两碗小菜,一家八口的一餐就呼噜呼噜应付过去了。娘煎蛋,多数时候是将蛋磕烂搅匀摊锅里煎,着力往薄里摊,看着是满满一锅,其实只有三个蛋,蛋最终让娘摊得薄如蝉翼,她说,这样经吃一点!然后就移了锅,双手启蛋皮往砧板上一扔,用刀切成小块,和辣椒煮一下,洒点米酒,有时放甜酒糟,搁葱出锅,吃着就是香,忒下饭。

攸县有个家常菜名气很大,外地人来了很少不吃的,叫金钱蛋,也是靠煎。鸡蛋煮熟剥壳,薄刀小心翼翼地切,两面煎透,放盐、辣椒灰、调料、蒜末……米酒一喷便出锅。有不放辣椒,撒胡椒粉的,这是另一种风味,也不差。

煎蛋最多的恐怕是那些粉店,吃粉者莫不吃蛋,攸县米粉这么出名,蛋也作了贡献。外焦里嫩的煎蛋在粉汤里一浸、一热,由酥变软,亲和近人,吸溜着米粉,细嚼着煎蛋,二郎腿在小方桌上摇晃着,粉与蛋皆回味无穷,想不做神仙也难。

其实吃得较多的是韭菜煎蛋,新鲜韭菜切碎与蛋搅匀,放点想放的调料,摊锅里煎,一边煎到了煎另一边,再放点米酒出锅。香椿、水葱、毛葱、野胡葱煎蛋,如法炮制。

也有煮的。切几片瘦猪肉,冷水下锅,水开打鸡蛋,一个接一个,三、四个足矣,蛋基本成形,铲尖在每个蛋黄上戳一下,进足盐油,也可快点。放点胡椒粉、米酒,若有盐渍的干香椿,切碎撒点,这味就绝了,这叫煮荷包蛋,不到特殊情形是难得吃到的。生日前的晚上,家人会备好给你庆生,后生去相亲,已成准郎婿那会,一定有这一碗吃。人问,吃了荷包蛋不?说吃过了的,事情基本有眉目;勾头不答的,事还悬着。

贵客上门,有时也尝得到。也是小时候,家里无煤添火了,爹找到大队开拖拉机的老师傅,求他帮我们几户人家拖一车煤来。说“大”师傅,是那师傅开的车少,司机显得特别值,特别吃香,不大也“大”的。那师傅口头答应了,行动上半月无动静。问他,他推事,说还得月余。爹借了一点应急,再难借到了,一家老少难道吃生的?当然,一泡尿憋不死人。爹鼓足勇气,去部队喊到了拖拉机,第二日,煤就拖回来了。为表谢意,娘足足煮了五个荷包蛋犒劳司机,放了不少肉片,还专门去弄到一朵干香椿。那是夏末,天气还热,司机在我家那张旧八仙桌上享用那碗荷包蛋,穿皮凉鞋的双脚在桌底交错,裤腿卷至膝盖之上,两只雪白的腿肚圆鼓鼓的,长有不少黑毛,在桌底下轻松地不停地幅度很大地颤着,颤着。见着他快乐,我也很快乐。

还有蒸的。大海碗打四个鸡蛋,搅匀,放盐、味精、酱油、猪油,再搅匀,放完全澄净的生石灰水,这样蛋液更好凝固,味更特别,还特别有口感。灶上的铝锅里水已沸滚,海碗入其内,再搅,朝一个方向,碗内东西急速旋转,盖锅盖。约摸三、四分钟,揭盖又搅,再也不动,只管蒸,十分钟后端锅。

这菜本清淡,口味重的,可放重油、辣椒灰、姜末和其它调料烧点红辣辣的热汤,淋在上面,再撒点葱花,舀着吃,痛快得头上要冒汗的。喜欢胡椒味的,蒸前当然可以放适量胡椒粉,喜欢剁肉末一块块的,只管将肉剁细。

做大席酒时有个硬菜,叫蒸盆。用十个带壳鸡蛋摆盆边上,上蒸笼,两个小时云山雾罩地蒸着,盆里的鸡、肉、排骨、猪肚、墨鱼、烟笋、香菇、板栗之味尽入蛋中,喝着热汤,剥壳吃蛋,那才是享受。也有煮熟剥壳上热油锅炸过才放蒸盆蒸的,吃起来更多一味香。

还有,吃不完就腌,都有大红子,装洁净盐水,在不起眼的墙角沓儿里放着。家禽产蛋的旺季,这缸子就装满了蛋,多是鸭蛋、鹅蛋,鸡蛋腌着并不太好,最好的是鸭蛋。腌得多了,一年四季有腌蛋吃,蛋黄出油了,腌的功夫就算到了。

费得神的,吃腌蛋,先煎炸,即煮七分熟,快刀将未剥壳的蛋一分为二,热锅放油,将蛋煎至金黄盛碗里,再烧点调料多、辣劲足、油重的汤汁淋其上,再撒香菜、葱花之类。享用此菜,竟然有连蛋壳一同嚼到肚里去的。

人,且不断有三三两两的人前来。他们静默地站着,凝视东方的天际,满怀期待。

前方露出淡红色的光晕,慢慢地,灰褐色的云雾中显现淡红色的拱弧……“太阳出来了!”有人在惊呼,人们齐刷刷地打开摄像机、相机、手机,录影,拍照……此时,东边的天际,淡红色的太阳从浓雾里钻透出来,渐渐向上抬升,片刻变成完整的、红色的圆盘,周边混沌的云雾被扩散性渐渐染红,消逝……红色的圆盘慢慢地放大着,大得令人惊叹,红色也越来越浓厚,悬浮在空中,仿佛向人们靠近。

峰顶上集聚着百十人,他们不知不觉地从暗夜中走来,此刻,仿佛来到清晰亮堂的世界,刚才模糊的人影,现变得清晰可辨。远处,群山起伏;脚下,植被繁茂。俯瞰,一座座隆起的山顶部,挺立着银白色风车在阳光下闪闪发光,它们依山势挺立,数百架绵延几十公里,高低错落。这是现代高科技建造的杰作,史无前例,震撼人心,令人叹为观止。

人们回头,细观这身边的峰巅小庙。小庙正门朝西,石墙铁瓦,雕梁画栋。庙门上方镌刻“蓬源仙”,两侧对联“三邑山胜地,两府第一神仙”。庙中供奉的是唐代“白鹤真人”李泌的塑像,神龛两旁有“分芋为十年宰相,挂冠称陆地神仙”。正面墙壁的左侧有一小柜,上云:株洲市渌口区文物保护单位。

大上午,一行人从山峰上拾级而下,偶有驻足者依依不舍。回到山下的停车土坪,近距离的观赏发电机组,抬头看,高大挺拔支柱顶端,风轮与地面垂直,三片硕大的风叶在山风的鼓吹下,在蓝天里缓缓旋转,像蜂群来临,嗡嗡地响,但定势单调,无任何杂音。那的确是庞然大物,人们感叹施工的艰难创举,惊奇现代建设技术的先进。

下山,车在山上颠簸前行,道路宽敞,但凹凸不平,路面满是石子,偶有被轮胎溅起的石子飞弹。打开车窗,蔚蓝的底色里,山间满眼是银白的风车,一排排高低错落,近处的是大个,远处的是小个,风车下,宽阔的土黄色的道路在山间穿行,纵横交错,很是显眼,仿佛这广群群山早已被人工驯服,颠覆人们对山岳的印象……回程,在车里,我闭眼回想:两天的行程,没有星级旅游景点的豪华建设,没有靓丽迎宾的接待,没有商铺林立叫卖声。但,那蓬源峰日出的特异景致,那银白色壮美的风车降仗,那蓬源峰小庙的文化渊源,那丹凤宾馆简朴的风情……还真别有一番韵味,且倍感充实,不枉此行。



散文

## 又见翠光去

江剑阁

法华山就在湘江边上,处于株洲与湘潭的交界,被誉为长株潭的生态绿心。我的老家在法华山不远处,它的山尖像刀锋一般剖开天上落下来的雨水,有一半从我家门前往湘江里灌。

五十年前,在我童年的记忆里,这个依山傍水的小村,是有名的鱼米之乡,山上有柴,田里有谷,河里有鱼;家家户户有柴刀,有犁耙,有渔网……过着渔樵耕种,丰衣足食的日子,翠鸟和燕子在水边回巢来回穿梭忙碌,乘着春风,剪着春雨,寻虫啄鱼,鸡犬相闻,渔歌互答,民风淳朴,人寿年丰,宛若世外桃源。

后来,我离开家乡,溯湘江而上,出外求学谋生,在湘江分支渌水旁边的瓷城落脚,偶尔回家探望父母兄弟,昔日的世外桃源,不再是旧时模样,山河改色,鸟燕无踪,以致我多年不忍回乡面对。

时隔多年,又见青山绿水,又见翠鸟衔鱼……那天向晚,侄孙扯着我的衣角往外拉:“爷爷,看,园里有红鸟啣”,我随侄孙出门,果然看到有一只翠鸟落在菜园的篱笆墙上。可怜的侄孙,大概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红肚皮,绿脊背的小鸟,难怪叫它“红鸟啣”。

那时候在老家,翠鸟是同麻雀、燕子一样常见的鸟类,小时候在菜园篱笆上看到翠鸟,我和小伙伴们便会齐唱一首熟谙的童谣:

红鸟啣,绿鸟啣  
开园门,摘菜菜  
宽菜红,根也红  
金瓜开花喇叭形……

随着我们的歌声吐出婉转的鸣叫,摆弄各种姿势梳理着羽毛,好像是为我们的歌谣伴奏、伴舞……直到长大了,上学了,才晓得它叫翠鸟,因背部和面部的羽毛翠蓝发亮而得名。她生性孤独,平时常栖在近水边的树枝上或岩石上,伺机猎食,常以小虫为主,兼吃贝壳类等多种水生昆虫及其幼虫,也啄食小型蛙类和少量水生植物。可惜我真正了解翠鸟以后,这种孤独的小鸟确已难得一见了,直至完全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那时候的湘江呵,间或随风飘来一阵刺鼻的味道,鱼虾本来就少,还要遭受电网、“魂魂阵”,深水张网的围堵堵截,先山秃岭,美丽的翠鸟只有自生自灭……我儿时的朋

友,你来自何方?是来自我童年的歌谣么?还会为我的童谣伴奏起舞么?它匆匆掠过绿色的翅膀,在空中盘旋着、犹豫着,落在更远的树枝上,我们再走过去它便振翅一飞,箭一般射向江边,我们顺着田埂追逐着翠鸟,来到湘江边上。

傍晚的湘江温柔、宁静、碧绿,缓缓地流淌着,像一位临睡的母亲,悄悄地沐浴在春雨之中。放眼望去,薄暮中有好几只翠鸟,它们没有成群结队,而是各自独行,有的在岸树上小憩,有的在江面上觅食,突然有一只垂直俯冲下去,扎进波浪之中,转眼间,又拍着翅膀钻出水面,嘴里衔着一条白色的小鱼……消失在远处的江面上。哦,我知道你来自湘江,那里又是你们丰衣足食的家园。

此情此景令我想起唐代诗人杨巨源的《街鱼翠鸟》:有意莲叶间,瞥然下高树,擘破得全鱼,一点翠光去。仿佛回到梦里童年:又见翠鸟来,又见翠光去。

这几年,政府一步一个脚印,铁腕治污,对污染大户实行源头治理,有的改造,有的搬迁。我印象最深的是清水塘的旗滨玻璃,落户我们醴陵东富镇,进行全面改造升级,成为零污染排放的环保型企业,湘江水质一年比一年好。

回农家的田埂上,侄孙缠着我教我童谣,我用家乡话一字一句地教着,他一字一句地学着,小家伙记忆力真好,一路上已把童谣背得滚瓜烂熟,到家门口他飞一般的扑向他妈妈,向她炫耀新学的童谣,侄媳好奇地问,叔叔教的吧?这首童谣我们小时候也会,可惜如今都忘了。

这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的乡里童谣,正是这一首首来自泥土的歌谣,传承我们童年对大自然的亲近与热爱,这也是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民众基础啊,对一鸟一虫,一山一水的深情,不正他蕴藏着这些乡土土气的歌谣么?

吃完晚饭,外面已经下起了小雨,我向兄长告辞,小家伙饭碗一推,也跟了出来,手里还提着一个胀得鼓鼓的薄膜袋子,我以为他提了什么好东西送给我,没想到出门后,他拐向路边的垃圾桶,那一排绿色的垃圾桶被雨水冲得碧绿碧绿的,小家伙跪直脚尖,举起薄膜袋,把它投向垃圾桶那一刻真好。

在薄薄雨幕里,我回望一眼屋前的湘江,满眼碧绿,苍茫茫,偶尔有几只投林的归鸟剪断我的视线,顺着鸟迹望去是葱葱茏茏的法华山,早春的暮雨无声滋润着远处的青山,形成涓涓细流汇入湘江。